

沪语讲堂

上海从20世纪10年代起就是全国金融、经济搭仔文化个龙头,上海方言也自然个成为江南以至全国语言发展个龙头。1935年,当时提倡“大众语”个乐嗣炳先生就写到上海当年语言生活个崭新面貌:“中国的现阶段是产业革命。上海港每年出入船舶二万多只三千多吨,在世界只让纽约……充实的物质文化发展了相应的精神文化,近几十年来主要的文化运动和文化人大都从上海出发。随着时代而演进,上海是现代中国交通的枢纽,产业的大本营,文化的中心点,同时是新中国语顶大的制造厂;一件新的事物在上海发现,上海人立刻替它制造一批新的语词,大批的翻译大量的书报每天播送着新语词,最先流通在上海……它汇集了全人类语言的精华,是代表大众的思潮的,它一面不断生产,一面散布各方。”

上海话个高速发展,使得古代形式、近代形式、最现代个形式,农业社会、手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个各种词语,同时浓缩堆积辣几代人个口语中,帮个使上海话个日常用语成为一种时代层次十分丰富个语言。

万变勿离其宗

——上海话前世今生之十

文 / 钱乃荣

上海话也辣100年间一跃而成为中国汉语三大方言(北京话、广州话、上海话)之一。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区个上海话无论辣语音搭语浪向伙取得长足个发展,伊搭城郊外四周个老上海话拉开了相当大个差距。由于上海个地位,后来大家就公认上海城区里向个新上海话为正宗个上海话,而拿四周乡镇浪向仍然辣辣缓慢变化个老上海话按地名称之“江湾话”、“梅陇话”、“三林塘话”啥,或者统称叫“上海本地老闲话”。通用上海话个地域,大致辣90年代以前个上海十个市区郊区之内,当时上海市版图上个十大郊区都是以县称呼个。90年代以后上海方言分布个变化、语言哪能变化,帮个是后话了。

都市化以后个上海话发生了巨变,词语新陈代谢比其他城市快速得多,变得五光十色,多姿多彩,变化之处,俯拾皆是。上海话个韵母从1853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记录)个63个合并成2003年(笔者调查记录)个32个,上海话个声调从继承古汉语完整个8个声调合并成吴语区最简单个5个,减少将近一

半。帮个是我国近代方言史浪绝无仅有个奇迹。

因为上海1843年开埠后经济文化浪向老快就形成了中心地位,移民来源个五湖四海互相抵消,既没一种方言能够较大个影响上海话,或者几种方言拼合取代上海方言,上海话还是辣老上海话基础浪稳定有序个持续发展。上海话到2003年的10个元音音位搭仔1853年10个元音音位完全相同,22个辅音音位也既没变化,既没吸收过任何一种方言里(包括普通话)个一个音素,吸收其他语言个词语是以“借词”形式用上海话语音发音个。语言自有其严格个结构搭变化个规律。一个半世纪里向上海方言尽管变得老多,但万变勿离其宗。

从1845年到1950年100年间,西方传教士用现代语言学个方法接连勿断辣上海出版了四十多本记录上海话个著作,包括课本、故事、语法、音节表、字典、词典、圣经、报纸,真实个记录了上海话个语音、词汇、语法,帮个书见证了上海话快速又连续个变化。



老鞋匠本领大

图 / 范生福、范思田 文 / 沈叔

我母亲是“放大脚”,总到兰马路画饰里去买绣花鞋。我姨妈是“准小脚”,说自己年老,又不出门、做客,不穿绣花鞋,就自己先在“新闻报”纸上照自己小脚的尺寸画鞋样,再把纸样复在直贡呢上裁剪,并在鞋口镶上滚条,穿鞋时又不会损坏鞋面,再用浆糊浆过的六层白粗布剪成鞋底,然后手指套上抵针戒,一针一针纳鞋底,最后送到老鞋匠那里上鞋底。

老鞋匠在弄堂口摆摊,工具简单,一只木柜,抽屉里有大小不一的钉子,柜格里有各种尺寸的皮革,做皮鞋底。他将姨妈送去的鞋面、鞋底放在有上底板、下可用双脚踏住的铁架上,用几十枚钉子将鞋面和鞋底敲钉在一起。然后将木槌头塞进鞋内,喷几口水,挂在墙上,说一声“三天来取”。三天后,姨妈付钱,拿回来一双挺括的小脚鞋,又便宜又有卖相。

远开一点

生煎和小笼

文 / 彭瑞高

上海城里人,馒头和包子是不分的。譬如说,肉包子也叫肉馒头,菜包子也叫菜馒头。但在农村的乡下,馒头包子是有区别的:没有芯子的叫馒头(城里人所谓“淡馒头”),有芯子的才叫包子。村里人解释说:“包子包子,包了芯子,才叫包子;没有芯子,包啥呢?”我认为有道理。

上海人对馒头食品的主要贡献,是在“微型化”和“多汁化”上动了脑筋。这两点,在生煎馒头和小笼馒头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上海人生活精细,女眷胃口小,“大包子”明显不适合。不过,单单把馒头做小,味道还是淡叽到噪的,又有啥吃头。在这种情况下,微型包子——生煎馒头和小笼馒头——应运而生。

生煎馒头香而脆,得力于平底锅上热油吱吱滚,把馒头底部煎得金黄;小笼馒头薄而软,得力于蒸锅热气吱吱滚,把皮子蒸得纸一样透明。这两种小馒头的共同特点,是烫口、鲜美而多汁。这是上海人的典型口味追求。您看上海人吃生煎、吃小笼,拿起筷子,都要叫一声——“当心烫嘴!”第一口咬下去,小心翼翼,又充满期待。直到那口鲜美的肉汁烫到舌头,才点点头,把心放回肚里,赞一声:正宗!

如果哪家生煎做得干乎乎的,哪家小笼蒸得面疙瘩一样,或者没有热气,上海人保证吃一趟就不来了。这种店家,牌子肯定做塌。

好白相

生煎包

一天一个男青年背了双肩包过上海地铁一安检处,安检员朝伊喊道:“过来拿双肩包过一过”,小青年后面有一位中年老阿姨以为是叫伊,伊一边用上海闲话讲:“现在哪能介严格个啦?”一边拿刚咬了一口生煎包放到了安检机的传送带上……

录自微信

本帮风味

春三二月话草头

文 / 陆茂清

应一眼眼杂粮,根本勿够吃。生产队里个草头又派了大用场,和坭杂粮里煮,连汤带水又当饭又当菜。

解放前后,崇明勿少人家靠了草头苦寒度,直到现在还记拉心浪,还有人叫伊“救命草头”嘛!

现在个日子越来越好,大鱼大肉勿稀奇,不过也有蛮多个人,对羊吃吃鸡啄啄个草头另眼相看。为啥道理呢?除了老里八早帮份特殊感情外,还有原因。

草头从种下去到过冬到开春,天气一直蛮寒冷,帮段辰光勿会得有病虫害,告咯也勿会打药水,属于真硬碰个无公害绿色食品;再有大家伙晓得,草头里

铁元素,胡萝卜素含量多,专家美称为“健康美食”“保健蔬菜”,因此经常出现坭千家万户个台子浪。

原本勿起眼个草头身价变高了,陈年来新年个辰光,一斤要卖到10块出脚。电视里、报纸浪有过介绍,生煎草头上上了“上海特色菜肴”榜,另开饭店、宾馆里伙有个,交关吃客当伊“保留节目”,总归要点个。亲眼看见过好几趟,荤菜吃来厌气相个辰光,碧绿爽青的生煎草头上来了,大家来落勿及伸出筷子去撩,一歇息盆底朝天!像抢三十一样话:“吃拉勿煞勿念,再弄一盆来!”

沪语童谣

红绿灯

创作 / 王海云

红绿灯、亮晶晶,高高在上像岗亭,马路高头发命令,赛过里向迳交臂。对过红灯亮晶晶,像煞朝我瞪眼睛。等歇辰光勿要紧,上街沿浪停一停。对过绿灯亮晶晶,先朝左面看分明,再好开步向前行,横道线浪才笃定。红灯停、绿灯行,问路就寻黄背心,交通规则拎得清,小人出门就放心!

闲话闲画

小分头、大包头、光郎头

文图 / 阿仁



上海人讲究噱头。上海闲话里个噱头,意思摸老老。噱头,可以是引人发笑个戏话,可以是叫人注目个花招,也可以是功架十足个打扮。唱滑稽戏个,放出噱头出来。骗人家上当个,摆只噱头过去。就是一个人穿着时髦、扎足台型,大家也会来捧场表扬伊:“喔哟,噱头势勿得了,叫大家眼睛也张勿开哉!”上海人还讲:“噱头噱头,就是要噱辣头上。”头上做功课、头上做功夫,理发店、美发厅个生活。理发也好,美发也好,只是店面招牌上个官话。以最俗气也是最平常个上海闲话来讲,男人叫剃头,女人叫剪头发、汰头发、烫头发、做头发。女人个花头经要比男人多出勿勿少。女人难服侍,由此也可见一斑。

到剃头店去,小囡剃小囡头,学生剃学生头。年纪再上去点,男人个花头也来了。老上海最流行个是小分头。辣头上个左侧或右侧开出一条路来,头发

就按三、七比例兵分两路。因此小分头也叫做三七开。为了让头发服贴,剃头师傅还要为客人吹吹风。考究一点个,还要上点生发油。现在个马路上还可以见到一些头势清爽爽个老先生,三七开,弄得干干净净个发型。帮样个老先生一辈子就剃出一只

造型,从一而终。大包头,顾名思义就晓得头发不分头路,由前朝后包了过去。大包头摆到北方去就称之为大背头。大包头上油水,上海人就叫伊为奶油包头了。几十年前,奶油包头还一度是上海滩上小阿飞个别称。正派人家出来个年轻人是勿

作兴弄成油光光个奶油包头个。为了便当省力,上海人还欢喜剃只平顶头。平顶头剃得细致一点个,也有个称呼叫游泳式。因为头发只留得寸把长短,平顶头还拨年轻人叫做板寸头。张明敏唱出《我的中国心》个辰光,赶潮流个朋友就跟紧理只大分头了,头路开辣贴当中,头发五五开。整理头发个辰光,两手左右开弓按摩遮过耳朵个长发,噱头势勿是一眼眼。

光头球星、光头明星个涌现,剃只光郎头就勿是老伯伯个专利了。老里八早弄只光郎头上街,人家会怀疑依是不是刚刚吃满官司。现在光郎头也算是时髦个造型了。一般个理发店都剃勿来光头。剃光郎头个多半是靠自家个本事来料理。哪能弄?卖只关子,下趟有空个辰光再来面授机宜。哈哈。